

任縣志卷之八

藝文

公牘

古詩

舊序

疏河紀略

知縣吳懷忠

丁酉歲十二月之杪予初至任蕭瑟涼瘠顧若老幼多顴面鳩形予惻然問所以致此皆曰害任者不數而水之患爲甚未幾越戊戌之初春意將歷四境而周覽焉爰引轡東南郊見白波天際浩淼無垠目驚心懾予不自意其身之如遊海國也及披輿圖考則壤又且浩淼之中皆賦稅存焉不禁撫膺太息曰任當如是之水能餘幾何地而鷗鷺餘民歲輸不地之貢其何以堪此乎遂慨然有拯溺之意由是寢食夢思蓋無一非爲水計

者無一非爲水計而計無從出予困矣乃遍檢諸當事者水政之議確求石畫以濟予困諸議紛錯或有曰陸澤之水非神禹不能平非神禹不能平是水必不可治矣水必不可治予益大困矣中夜徬徨如寐忽寤自謂曰水亦惡有不可平者哉按禹貢恆衛旣從大陸旣作謂恆衛之水旣從故道則大陸之地皆可耕作也爾雅曰廣平曰陸考信澤之北西山勢斷曠然四平謂之大陸合邢趙深三州皆其地也是大陸不盡於任而任亦其大陸之旣作者也故澧水渰沒民田千餘頃議濬自郭守敬守敬元人也由元而上溯之禹殆數千歲未聞任之大陸不可耕作也若水必不可平則陸澤之賦稅當不至今而不存矣由

前而觀而知大陸澤悉爲耕地而水惡不可平也且又自元以迄於今幾四百歲聞故老譚任之水害不過或六十年或七十年是六七十年以前已平澧水之害澤皆耕作之地不辨可知心嘗疑其故無如任之父老未聞其傳說舊典罔存其紀載是以俱憤憤莫知其所舉也偶細閱縣志澧水註有云正德十六年縣令張瓚祖守敬議開修成河民賴其利計瓚距守敬相去百有餘年則澧之爲害當時者蓋不啻百有餘年矣瓚以一時之力去不啻百有餘年之害夫豈貿貿無法於其間者不知任之人何以不傳其人並不傳其法人法兩亡後之人竟茫不知有其人不知有其事是誠不知其何故而淹沒至是也至今憶

其人志其事雖不復知其法而知今六七十年以前正德十六年以後其間五六十年又皆可耕之地矣由後以觀是有人平水而水平無人平水而水平而水又惡不可平也不知水之禍不起於澧起於南邑不修澧之河岸致澧之決及澧既決又不急築河之決口人事因循而害遂滋大由是滋者益滋而河身漸次壅滯又兼地居衆水之匯土脈冲擾亦易淤耕作其間者未察受害之原與疏濬之方所以狂瀾歷久而未艾也予觀古察今竊見其如此如寐方寤遂堅拯溺之志然無如是歲任民之苦於馬政害熾如火烈而水柔予爲任民救火不暇及水因焦思積歲多方拯救十三詳而後馬政之害除民始帖席則

已越歲己亥矣亥之歲可幸無事而水可以治矣但吾民骨尙未肉而皮尙未毛卽咸願有水政之舉而舉亦惡能爲也予雖未及爲而是歲之寢食夢思蓋亦無毫末而非爲水計者每暇與陳生所知孔生貞元乘扁舟泛陸澤之浦自臺南抵達家莊東盟臺駱莊程二寨吳家莊于盟莊浩浩五十餘里回翔上下尋察九河之情狀知其爲源頭者何若爲經絡者何若爲尾閘者何若與其爲治法之標本者何若務清務確而後返棹而休焉又每暇有鄉達切己溺之憂者與諸生抱胥溺之痛者各建水政實略時與予參互考訂備極慘澹經營之致自是而疏濬之成竹胸中亦庶可八九得也大意謂河工大在治澧澧不可

急治先在築百泉口清其經絡疏雞爪張滋楊黃石諸水通其尾閭庶流殺澧現而河可治初不過意期其如此然亦未敢必如其意期如此也竊又自思曰心思既竭時勢不乘將奈何時勢卽乘工役不備將奈何且此時而譚工役其難也實甚前此譚工役者其一在請發內帑其一在請蠲三年糧丁若以爲舍此別無法者不知不舍此終歸無法惟刑憲蕭公苦心水事數年議任縣河身九千丈水地百姓挑二千丈其非水地挑一千丈又請蠲水地錢糧一年計銀五千二百三十一兩有奇留挑三千丈之費其餘則派之七縣共力協濟以襄大事其法善而可行無如蕭憲行取去而議遂寢如是則時勢工役實難而

水不可治竊又自解曰謀事者人成事者天吾圖其勿懈臘之
廿八日與趙生可賢破凍入邢家灣咨悉水口越庚子正月上
旬有焦生金聲辛生丙申余生鼎甲晤予予偶議工役擬設照
丁興工一法謂三子曰民其許我乎三子曰不惟其許之且將
鼓舞趨之矣予聞其說如獲異珍焉及上元日詢諸生曰河工
似難緩其如地界不分河道未辨何余生曰生與土人王可興
留心久矣誠不難分也予卽促余生偕可興相與登舟放乎中
流初諦之渺不見有所謂九河者渾渾浩浩總一大水世界也
余生臨波細剖而水中之脈絡分明然後見舊日桑田情態皆
宛在水中央矣於是遂申詳有築百泉口挑濬牛尾雞爪張滋

黃楊石諸水之舉二月二十八日郭太尊親踏河干按驗合法捐俸四十金而後築濬之詳下隨於三月初六日動工五日而工完十日而水消繼乘數月不雨而河皆平地矣於是乘時起事遂有大挑澧河之請當其諏日祭河刑憲龔親詣河上捐俸以資工役興工之日用通派丁口之法無貴賤老幼農工商賈悉畚插從事而爭趨於河卽予亦冒泥塗而僕隸輿皂亦無弗胼胝者其用力之壯誠地軸可撼而歡聲之震雖天閭可闢矣雖然河工蓋未窮也予何敢恃此而通勞吾民也於是捐濟者捐濟設法者設法稍間又遂有澧河末路之舉澧河迷失故道幾四百年其末端入滄竟荒滅無蹤欲通澧於滄非平地開闢

不可意將自黃思口東向抵黃楊石三溝似近以水高南下懼
滋害遂他移欲相一開鑿地劉生清鄉典史王好行率衆芟刈
蘆荻不意芟刈之下河身突出吁幸矣亦異矣哉以六七十年
之積波適疏濬而天久暘是天賜吾民以河身也以漫滅不可
考之故道忽於叢埋中無意而偶獲是天又賜吾民以故道也
於是因而疏之而漕之道遂通無何而澤中之麥收竟數倍於
他方以故時單騎入澤察利害問疾苦與隨行者尋究水道竊
又驚異不置夫任傳爲大害者九河已耳今按自唐山來最爲
害者則有泚水自贊皇經臨城來者則有沛水自府北馬蹄諸
山泉來者則有牛尾河水自沙河分來者則有程寨河水自廣

平府曲周來者則有漳牛等水共計蓋十七河云夫此十七河志所不載故老不傳者蓋過半矣予又不得不爲此諸河察源委詳利害條分而疏濬之奄忽間而辛丑之春屆矣予懼春水汜濫卽蚤勉爲驅率盡力於杜科分水殷陳蔡馬諸河其中小漳河者淤尤甚時議以柏鄉唐山兩鄉紳置地河身中不可動也予思柏鄉魏公久以厚德聞唐山仰止徐公子雖未識荆而心景高風久矣吾何必不以此爲生民請命也乃卽魏莊于老僕道其意老僕溫剴殊甚地遂挑又以書投仰止徐公卽慨復書詞俊爽多風豁如也地亦遂挑由是漳水得達沙洛而入滏皆兩鄉紳賜也於是又決意沙洛支河與百泉河工之未完者

不意夏四月而予有連平之擢矣念河工未完懼大雨時行將一萬六千之民力空付流水因謁各憲勉留數月意在完前工之未完時值天暑農忙無已作疏河之勸勸之於六月初九日祭河動工民樂如示幸亦不日而事竣諸父老皆歡聲而功予予曰不然予何功之有哉河身故道天賜也府廳各憲如溺憂勤捐俸激勵賜與天等誰敢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且闔縣紳士與爾一萬六千之衆殫財竭力以至此天功不可貪人力顧可冒乎予何功之有哉但其中有始終任事勤苦特甚者典史許成禪鄉典史王好行工書賀階此三人者兩年來身家俱忘筋骨俱瘁予嘗心憐之而心嘉之爾百姓亦誰不知之見之而

予復爲爾百姓道之也蓋以此日之河功皆草創若不加保河之法河工盡棄矣誠思所以保之當賴此三人力未艾也爾百姓其識之諸父老皆歡聲曰諾於是授之以保河議辛丑閏七月紀

按文中言任民苦於馬政攷 國朝入關從龍之騎不下四十萬匹祇就近畿墾荒餘地規爲牧場未嘗遠及畿南且行之不四五年旋即停罷無所謂馬政也茲所言馬政之害蓋因開國之初百度草創明人弊制尙有沿而未革者然使無人上聞則其弊可數十年而不去乃詳至十三必得請而後已豈獨仁心爲質哉亦可謂仁必有勇者矣仁可感人勇足

任事七十餘年之水患所以能毅然除之而不畏阻也

疏河總詳

知縣吳懷忠

陸澤水勢稽天望如滄海蛟宮占徵糧之產哀鴻輸失業之徭
任民之苦尙忍言哉職日夜寢食河干思水一日不治民一日
不生窮究九河所以爲害與所以難治之由竊不自揣乃妄議
以爲河無不可治也河無不可治而河之所以不治者有三一
在不審水患之情狀一在不審治水之標本一在不審蠲助之
可否三者不審而波臣之崇所以得恣其橫以至於今蓋緣河
水汜濫天地爲渾望洋驚顧源委俱迷兼之工程實浩財力殫
竭雖有巧婦欲炊無米妄意待蠲待助因以治河無期不知洪

波雖闊情狀自存攷九河之害在上流者八八河之水惟澧最
大白澧河迷失故道橫流怒漲以致諸河衝突下流壅淤是澧
河害諸河之情狀也諸河惟百泉與澧相近分道並行自百泉
未至大陸二十里東南決口由五空橋旁滾入澧河以淤淺之
澧又益百泉於是汜濫者愈爲汜濫而澧之勢倍橫是百泉害
澧之情狀也百泉害澧則河之經絡不清諸水壅塞則河之尾
閘不泄尾閘不泄則外閉經絡不清則中潰而陸澤並九河之
水遂成積重之勢語云積重難返是爲九河害陸澤之情狀也
議者謂九河之害起於澧治河必歸於治澧是矣此本論也然
今之澧何以治也澤之中洪浸無涯雖知有澧而澧之河面不

可見雖欲治澧而澧之河身不可考而澧何以治也然則澧終不可治乎識者謂治澧當不自澧始也必先導其尾閭使之外泄外泄則水殺清其經絡使之中理中理則水分外殺中理則澧之身面自現然後可次第而議功此急則治其標之說也故爲今日之河計莫急於築百泉之決口使水各歸理莫急於疏雞爪河以通尾閭然雞爪一河不足以泄九源雞爪之南有黃楊二溝前任盛令曾因其淤塞而疏濬之極爲得理今復稍淤矣丈量二溝一長五百餘步一長三百八十步爲力甚易然卽合二溝猶不足以利九源又查雞爪北有溝名小雞爪亦可出水而達滄澤之西北嘴有張滋河亦可出水而達滄此皆諸河

由大陸澤出水之尾閭也不可以不圖也圖一日之事者需一日之力圖千百年之事者需千百年之力方今財力俱困可若何議者請蠲請助蓋紛紛矣當此時而議蠲亦誰不知蠲之不可爲也卽或以爲可蠲然亦第如渴者之望梅矣當此時而議助亦誰不知助之不可爲也卽或以爲可助然亦第如饑者之畫餅矣議同築室則何益哉若此財力俱匱蠲助俱窮而圖事者可遂已焉也乎職以爲是在自病自醫窮則變變則通要惟以人治人而使人不擾因心推心而令心不悖或董其法於分派之際或神其意於鼓舞之中當卽襄厥事以告成功斷不敢怠意從事以上負 憲臺拯溺之盛心也至若異日挑四十里

之澧河功力百倍於此當又臨時設法另圖以進不敢先爲喋喋以瀆上聞

疏澧河詳

知縣吳懷忠

任邑洪水之害惟澧河爲甚治水之法亦澧河爲難蓋以上流之河澧至大而功浩前此橫流拍空地不見日卽驅萬姓興畚鍤而向水穴蛟宮爭滅沒之士雖神智勢有所不能况蠲助徒請疏濬無資所以六十餘年議者紛錯終同築舍無非阻於時勢之難興工役之難也今則蒙憲臺已溺之憂動天幸既有其時勢矣職前疏築百泉雞爪張滋黃楊石諸水無非欲殺積波現河身爲治澧地未幾而波殺水消民生幸庶有望何又幸